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一

卷二十

宋 魯齋朱 申 周翰 注釋

明 瑞岡顧 梧芳 起鳳 校正

隱公名息姑魯姬姓國侯爵始封之君周公之
子伯禽傳至惠公九十二君惠公初娶宋
無子而卒繼室聲子生隱公再娶宋女
桓公惠公薨隱公居長當立以惠公欲
公故追成父志立為太子以其尚少故隱
其位未及傳位而遇弒焉在位十有一年

書名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撰者 元 朱申 注釋, 明 顧梧芳
校正
卷 卷二十
內容分類 經 春秋 春秋左傳 宋
索書號 經部 春秋 9
編號 A299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299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春秋 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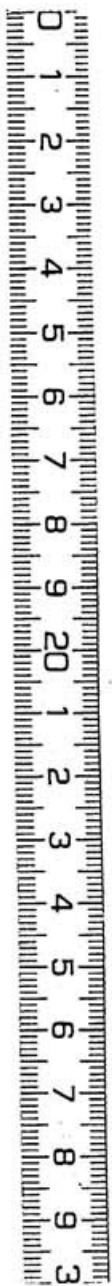
十四年
周
魯
史
故
也
是
歲
陳
桓
公
二
十
年
秦
文
公
四
年
蔡
元
年
周為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
秋魯史故也是歲陳桓公二十
年齊宣公九年秦文公四
年桓公十三年蔡

隱元年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319





春秋左傳諺節句解卷之二十

襄公五

壬子二十四年

把文公元年

穆叔如晉

魯使叔孫豹如晉賀克樂氏

范宣

子逆之

士句

問焉

上句問叔孫

曰古人有言曰

昔人有言如下文所云

久而不朽

言雖久而不朽

何謂也

問此言何如

穆叔未對

叔孫

未及

宣子曰昔句之祖

士句自誇其家世之盛

自虞以上為陶唐

氏

虞以上謂舜之前也陶唐氏堯之

在夏為御龍氏

御龍

氏

劉累也龍蓋堯

在商為豕韋氏

豕韋商之霸國也蓋劉累之後

在商時為

在周為唐杜氏

唐杜二國也成王滅唐遷其國於杜蓋豕韋之後在周時

叔孫豹對范宣子
而以厥文仲列不朽之

三

為唐晉王夏盟為范氏士句又唐杜氏之後今晉為其社氏

是之謂乎言已世世為與家可穆叔曰以豹所聞言我

聞則異此之謂世祿如宣子所言只非不朽也非可言也

曾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我魯國有先大夫既沒文仲其

言立其立言垂訓其是之謂乎是文仲雖歿也豹聞之我

所聞如下大上有立德於後世大音太其次有立功

其次於上聖為大賢其次有立言言傳於後世雖久不

廢此三等入雖歿而其德此之謂不朽如此方可當若

夫保姓受氏若但保其始祖之以守宗祊祊廟門也以

世祿之大者耳不可謂不朽○范宣子為政

晉士句將中諸侯之幣重諸侯朝貢於晉子產寓書以

告宣子鄭子產作書與曰其書子為晉國汝為晉四鄰

諸侯不聞令德鄰國不聞而聞重幣但聞增重僑也惑

之僑子產名也惑僑聞君子長國家者我聞君子之非

無賄之患財為患而無令名之難其所以難者謂夫諸侯

之賄聚於公室若欽諸國之財而則諸侯貳則諸侯有

若吾子賴之財而私入於已則晉國貳則晉人有諸侯

左傳卷之...

襄五年

子產論范宣子重幣

子產論范宣子重幣

貳則晉國壞諸侯離心則晉國貳則子之家壞離心

則汝不足何沒沒也而沈滅將焉用賄好賄之為禍

之焉於夫令名德之與也夫有德者必以令德國家之

基也有國者必以令德有基無壞當以德為之基無亦

是務乎勸宣子何有德則樂天理中有自然之樂則能

久樂與民同則國詩云小雅南山有樂只君子君子有

邦家之基則能立國之有令德也夫言君子有令德上

帝臨女大雅大明之詩言上帝無貳爾心則下民無敢

者有令名也夫言武王有令恕思以明德以恕存心而

則令名載而行之則自然有善名以為之是以遠至邇

安所以遠者聞風而至近者毋寧使人謂子毋寧寧也

文所云毋音無子實生我言汝實能生而謂子浚我以

生乎而汝乃多取我財象有齒以焚其身譬如象焉為

身賄也象豈有罪哉以其齒宣子說范宣子得子產之

悅乃輕幣從子產之言而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

羽也為鄭行人程鄭問焉程鄭晉之嬖臣曰敢問降階

何由問自降子羽不能對不曉所問歸子羽以語然明

然明驪蔑也以程鄭然明曰是將死矣將死矣言程鄭不然將

鄭然明論晉程鄭

將死

左傳句解

卷二十一

二

襄二十五年

晏平仲不死莊公之難

人必出以資而不知懼凡人貴顯而懼而思降畏懼而能

乃得其階如此乃得下人而已不過謙抑以下於又何

問焉此理易知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夫人既

而求降下之道者程鄭以發幸升卿位其有

唯明智者能之夫豈明智之人哉其有

亾釁乎此必身有罪禍懼奔亾不然若非其有惑疾有

迷惑將死而憂也憂死期之將至也

癸丑二十五年是歲吳子諸樊伐楚門崔武子見棠姜

而美之棠姜齊棠公之妻也棠公死遂取之遂娶莊公

通焉齊莊公亦美其崔子弑之崔杼遂晏子立於崔氏

之門外莊公死於崔杼之家其人曰死乎安子左右問

乎曰獨吾君也乎哉答言君是吾死也我何為獨曰行

乎又問然則曰吾罪也乎哉答言君死吾行也我何為

也曰歸乎又問然則曰君死安歸答言吾君既君民者

豈以陵民言為民之君者社稷是主社稷以主臣君者豈

為其口實為君之臣者豈徒為食社稷是養社稷以奉故

君為社稷死則死之君為社稷而死為社稷亾則亾之

則臣亦從之亾若為已死而為已亾若君為已非其私

暱苟非平日夔幸誰敢任之誰敢當其禍且人有君而

襄

弒之

衆人有君而

吾焉得歿之

吾何為而為之歿也焉於虔反

而焉得

人之

文何為而

將庸何歸

君歿矣安可歸也

門啓而入

崔子啓

子枕尸股而哭

晏子以君尸枕已之股而哭之

與

既哭而起

踊躍者

人謂崔子必殺之

或人使崔杼殺

崔子曰民之

望也

言晏子之賢民所仰望

舍之得民

置之不殺可得民心舍音赦下同

崔杼立

景公而相之

景公靈公之子莊公之弟名杵白崔杼立而相之杵直呂反

慶封為左

相

盟國人於大宮

崔慶恐國人討已故為盟於太公之廟因音太

曰

所不與崔慶者

言國人有不為崔慶二人者

晏子仰天歎曰

讀盟書未終晏子仰天嗟嘆而易其辭

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

利於社稷

吾不與也

有如上帝

指上帝以為證

乃歆

乃歆而飲之

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

齊之史官直書崔杼弒君之罪

崔子殺之

其弟又

其弟嗣書而歿者二人

太史之二弟相繼而書崔子皆殺之

乃舍之

不容盡殺故也

南史氏聞大史盡歿

南史氏聞大史盡歿

執簡以往

執簡策以

聞既書矣

則聞其少

鄭子展子產伐陳

子展公孫舍之子產公孫倚也

遂入之

克陳而入其國

晉人問陳之罪

問陳何以對曰

戎服將事

衣軍旅之服以行禮

昔虞闕父為周陶正

闕父舜之後為周正陶治之官闕音過

子產獻陳捷於晉

子善於應對

子產獻捷於晉

襄

先王周武王謂我先王賴其器用也武王利賴闕父所作之器用與其

神明之後也又以闕父出自虞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

胡公闕父之子名滿武而封諸陳封胡公為陳侯以備三恪恪敬

也周封杞宋乃夏商之後又封舜則我周之自出言陳後總曰三恪言敬先聖之後也

孫由大至于今是賴荷賴周德桓公之亂魯桓五年陳桓公疾病而

亂蔡人欲立其出陳厲公蔡甥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

而立之五父陳伋也殺太子免而蔡人殺之魯桓公六年蔡人殺

陳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厲公而奉事之至于莊宣

宣公皆我之自立皆我鄭厲公而奉事之夏氏之亂魯宣十一年夏氏之亂

成公播蕩成公之子又我之自入自晉囚鄭君所入為陳君君所知也

事之本末今陳忘周之大德大德謂胡公之後蔑我大

惠大惠謂五父以來弃我姻親姻親謂陳鄭介恃楚衆

介因也言其依以馮陵我敝邑害於鄭不可億逞其

逞志於鄭者我是以有往年之告告晉請伐陳未獲

成命未得伐則有我東門之役去年陳從楚當陳隊者

當陳兵所井堙木刊有井則塞之有木則伐敝邑大懼

不競我鄭大恐而耻大姬太姬周女嫁胡公者鄭與周

天誘其衷所賴上天誘啓敝邑心開導其心陳知其

襄子產獻陳捷于晉



襄子產獻陳捷于晉

罪陳人既授首于我謂陳侯喪服擁社使其用敢獻功

所以使我來晉人曰何故侵小得侵陵小國對曰先王

之命命如下文所云唯罪所在唯視罪所在各致其辟致各

其法以誅之言陳有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周制之圻地

祈列國一同大國地自是以衰衰差降也謂次國七十

及今大國多數圻矣於天子之地矣若無侵小若非侵

而吞何以至焉其國何以若是之大晉人曰何故戎服

何為戎服將事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答言我

武公莊公為周平城濮之役僖公二十八年晉楚文公

布命晉文公布命曰各修舊職使各修舉命我文公戎

服輔王命我鄭文公衣以授楚捷以獻勝不敢廢王命

故也今日所以戎服將事者士莊伯不能詰莊伯士弱

同謚子產善於辭命復於趙文子文子趙朔之子趙武

應答如流故不能詰復於趙文子也代士句將中軍故

莊伯復文子曰其辭順言子產之言犯順不祥人順理

命焉之福乃受之受其所仲尼曰孔子追志有之言古書

言以足志志之所向必文以足言言之所發必資文不

言人不能言誰知其志雖有其志言之無文言不行而不遠

雖行其言不能及遠晉為伯晉為諸鄭入陳鄭擅與兵非文辭不

襄子產駭陳
提子晉

為功使非子產言而有文慎辭哉言凡人皆當○晉程

鄭卒去年問子羽子產始知然明然明料其必死其言

問為政焉子產問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答言愛民當如見不

仁者見有不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恐不仁者子產

喜喜然明以語子大叔子大叔游吉也以然明言且曰

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然明名蔑言前日今吾見其心

矣今而後見然明之心也子大叔問政於子產為政何如子產曰

政如農功治民如日夜思之日夜之間思所以興思其

始而成其終既思其始又思朝夕而行之思得其說則

之行無越思所行之事不如農之有畔如治田者之其

過解矣如此雖有過○衛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悼子

奔至昇入于夷儀之邑使甯喜許之二十年甯惠子臨

悼子許諾人與悼子言求復其國甯喜許之歎曰嗚呼

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谷風小弁之詩言今我不

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言悼子必身受禍君子之

行大凡君思其終也思其終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如

書曰周書蔡仲之命其慎始而敬終謹其創始終以不

困故其終無詩曰詩大雅夙夜匪懈為人臣者自早至

甯悼子從父之命而許
納君有何不是左氏乃
必欲以成敗論人太鑿
左氏逐料人死生千篇
一律亦未免有重複之
病

秦晉脩好

賣以事一人以盡事君之道今窳子視君不如奕棋今悼子欲廢置其

君曾不若圍音其其何以免乎安能免禍奕者舉棋不定言圍棋者所舉

之子一不勝其耦便不能勝其對敵者而况置君而不定乎何况

人君可必不免矣必不免矣免禍九世之卿族甯氏世自衛武公代為衛卿至悼子

九九一舉而滅之言悼子必因此可哀也哉明年衛窳喜納獻公

後年獻公殺窳喜

甲寅二十六年齊景公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秦

公使其弟鍼講和叔向命召行人子負叔向命召行人子負叔向羊舌肸也

於晉鍼其蕪反秦命向音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子朱言我當進待君受君命也

三云如是三叔向不應不答子朱怒怒叔向曰班爵同不答

言已同何以黜朱於朝當御次而不使是撫劔從之朱

撫劔從叔向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言二國之

而集今日二國講和幸而成事晉國賴之二國息兵則不集不幸其

三軍暴骨二國交兵則三軍暴骨於野暴蒲卜反子負道二國之言無私言子負如此所

以可委道音導子常易之汝傳二國之姦以事君者言常改易之

人而變亂辭命是吾所能御也吾所能御也言我不畏此拂衣從之言我御音語

子朱撫劔將聞故叔人救之或人救平公曰晉其庶乎言晉國庶

言平治吾臣之所爭者大吾臣之所爭者大吾臣之爭為國師曠曰樂官

襄二妻

齊悼子喜復衛獻
公遵文命也

名公室懼卑言晉之公室恐自此日卑矣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心競為忠而

撫劍不務德而爭善謂所行為善私欲已侈如此則私

欲已甚能無卑乎群臣各懷私欲以爭權則公室卑矣○衛獻公使子鮮

為復子鮮獻公之母弟名鮮獻音仙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

以獻公之命曰苟反苟使我得反國政由甯氏國之政事皆出甯喜祭則

告甯悼子寡人我但王其祭祀而已甯喜告右宰穀以其事告衛之右宰穀

曰不可言不可納獻公獲罪於兩君先是甯惠子逐獻公今悼子又欲弑公孫剽是得罪

兩天下誰畜之天下誰肯容我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言此惠

子臨終時以此事屬我不可以貳我已許諾不可食言穀曰我請使焉而觀

之請使於獻公以觀可否使去聲遂見公於夷儀時獻公入夷儀反已見曰

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恤憂也魯襄十四年獻公出奔至是十二年而無

憂色而無憂戚之色亦無寬言亦無寬恕之言猶夫人也為人如故不能改過夫音

扶若不巳汝若不其謀止死無日矣則彼戮將不久矣甯喜殺子叔

傷公剽也衛侯入獻公大夫迎於竟者衛之大夫出境而執

其手而與之言獻公親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大夫迎於道者自車揖之

公但坐車而揖之逆於門者大夫迎於門者領之而已但搖首答之而已

易生頷公至獻公使讓大叔文子使人責太叔儀天音太曰寡人

淹恤在外言我久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

文子前論甯喜者

襄二十六年

衛之諸臣能通惠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也先是太叔儀有置君不如

奕棋之言獻公聞而恨之昔人嘗言非所寡人怨矣今汝乃吾所當對曰臣知罪矣言我知臣不

佞我實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圉羈縻馬絆也養牛曰牧養馬曰圉言不能

從君以出羈居宜反總息列反臣之罪一也此一有出者謂獻公出有

君者謂公孫剽直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我不

一心而通內外臣之罪二也此二有罪有罪敢忘其

死就戮乃行已答從近關出衛有近關其路公使止之

使人留之而○楚子秦人侵鄭二國伐穿封戌囚皇頡穿

穿封戌與公子圍爭之公子圍與之爭之

成楚縣尹也皇頡鄭大夫也蓋戌公子圍與之爭之

與穿封戌之子即靈王也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晉伯宗之

就州犁辨伯州犁曰請問於囚言當問於皇頡言當問於皇乃立囚立

頡而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言二人爭獲汝其何不知

汝豈不上其手州犁上其手以指曰夫子為王子圍與

認得之寡君之賢介弟也君貴盛之弟也下其手

是王子圍寡君之賢介弟也君貴盛之弟也下其手

又下其手以曰此子為穿封戌是穿封戌乃方城外之縣

尹也乃楚國方城山外之邑尹也州犁必上下其手而

已誰獲子問皇頡言此囚曰皇頡已曉頡遇王子曲言

也誰獲汝囚曰皇頡已曉頡遇王子曲言

穿封戌與公子圍爭
鄭曰

襄
年

而遇弱焉戰敗而王戍怒穿封戍爭抽戈逐王子圍追
 殺弗及王子圍走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董父鄭大夫
 皇頡同戍城麋之地董父亦為以獻於秦楚
 以董父與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鄭人使印氏之
 董子產曰不獲言秦人受楚之功秦受楚之獻而取貨
 於鄭受鄭人之不可謂國乘大名而啻小秦其不然秦
 不如若曰拜君之勤若言拜謝秦鄭國微君之惠微無
 此也若君若不得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則楚人猶其可
 秦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未退兵也其可
 其辭如此鄭人不從遂行以貨贖董秦人不予秦
 秦必許之子產之言

果然更幣從子產乃別更幣而從子而後獲之然後得
 傳言子產每事敏於他人○宋平公生佐平公生子名惡而婉貌惡
 順太子瘞美而狠音平公太子名瘞貌美而心狠戾大合
 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戍也畏太子伊戾為太子內
 師伊戾寺人名為太而無寵不得寵楚客過宋楚之使
 取道子宮內官之長而無寵不得寵楚客過宋楚之使
 宋舊與楚請野享之請迎楚客於公使往
 從太客相識請野享之請迎楚客於公使往
 子請伊戾請從之請從太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
 豈不惡汝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答言我等小人惡之
 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答言我等小人惡之
 不敢遠君子雖惡之而已好之不敢近君子雖愛之而
 不敢遠君子雖惡之而已好之不敢近君子雖愛之而

襄年

近並敬以待命致敬以待君敢有貳心乎不敢以好惡而貳其心

縱有共其外今太子之出也縱然有音茶莫共其內行恐無

人共內臣請往也此我所遣之公遣伊至享楚則飲

用牲加書徵之伊侯擗坎以誣太子既與楚客盟矣

乃驅車而告曰平公騁音逞曰太子將為亂將欲作亂

言與楚客公曰為我子言痊既為又何求則宋國固彼

盟于野外言與楚客公使視之平公使人則信

有焉見歌用牲公囚太子而囚之太子曰唯佐也能免

我言子佐心可召而使請於公而免之曰日中不來

句戌甚宋太子

且言至日中吾知死矣則我必左師聞之合左師聞太

聒而與之語聒謹也聒于佐而與語欲使日中不來而

活過期日中而乃縊而歿太子佐為太子乃立佐公徐

聞其無罪也平公後來方乃亨伊侯以伊侯陷太子於

音烹○初楚伍舉與蔡聲子相善伍舉楚人聲子蔡伍舉

奔鄭伍舉被譖而出將遂奔晉欲遂自鄭聲子曰時伍

聲子於子行也且往也吾必復子我必能使楚及宋

向戌將平晉楚向戌將合三國之好聲子通使於晉

蔡本楚黨晉楚特和故蔡還如楚聲子自晉令尹子木

遣聲子使於晉使去聲還如楚聲子自晉令尹子木

蔡聲子歷舉楚材之為晉用者以害楚而使令尹子木復伍舉之晉位

襄釋

問晉故焉子木屈建也代遠子焉為令且曰晉大夫與

楚孰賢又問二國大夫誰國為賢對曰晉卿不如楚聲子答言晉之

賢其大夫則賢惟晉之大皆卿才也其才皆如杞梓皮

革警如杞梓之木皆產於楚自楚往也皆產於楚而往於晉雖楚有材雖楚

大材晉實用之皆出奔於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豈獨

無宗族姻戚何必對曰雖有言晉雖有材可用而用楚材實多

但用楚材材天音扶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也言已善為國者大

善於治其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不僭及於無德刑不濫及於無罪賞僭則懼

及淫人於淫慧之人刑濫則懼及善人刑濫則恐及若

不幸而過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寧可賞僭不可刑濫與其失善與

刑濫而及於善人寧其利淫寧可賞僭而及於淫人無善人則國從之以

然者恐失善人而國從之也詩曰瞻瞻即篇人之云言國內善人云已喪也矣邦

國殄瘁則邦國盡皆困瘁也無善人之謂也釋詩之意故夏書曰今虞

禹謨篇與其殺不辜與其刑濫而寧失不經寧可失於不

有罪而幸免也商頌有之曰詩商頌不僭不濫詩言成湯賞不

不敢怠皇不敢怠惰命于下國故為下國諸侯封建厥

福而封殖建立其此湯所以獲天福也由湯不僭不古

之治民者所以占人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恤民不倦

襄年

恤民之心無有厭倦賞以春夏順天時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
賞為之加膳故其特行賞也為之加膳則飫賜酒食賜
下無不厭足此以知其勸賞也以此可見古將刑為之
不舉其將用刑也為之不舉則徹樂樂以侑食此以
知其畏刑也以此可見古人之惴用刑夙興夜寐未明而起朝夕臨
政朝以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以此可見古人之恤民不倦三者禮之
大節也勸賞畏刑恤民三者非是有禮無敗為國以禮
今楚多淫刑今楚國多其大夫逃死於四方夫奔走四
方以趣其處而為之謀主皆為他國以害楚國其所謀者皆

不可救療以成不可所謂不能也此吾所謂楚人子儀
之亂文公十四年楚莊王立析公奔晉析公子儀之黨
公懼而奔晉晉人宣諸戎車之殿晉人置析公於後軍以為
謀主使之繞角之役成公六年晉欒書救晉將遁矣晉
將逃歸矣析公曰楚師輕窵析公言楚兵不易震蕩也易以
使亂其軍若多擊戰鼓以夜軍之乘夜而
楚師必遁楚兵震蕩晉人從之從析公楚師宵潰楚兵
驚而潰散晉遂侵蔡楚兵還而襲沈又侵沈獲其君獲沈
敗申息之師於桑隧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獲申

襄
年

麗而還

成公八年晉欒書侵楚獲申麗還平聲

鄭於是不敢南面

自是鄭畏晉強

不敢南向

楚失華夏

楚失鄭國無以圖中國諸侯

則析公之為也

公為晉謀以害楚也

雍子之父兄譖雍子

雍子及其父兄無所考證不知何人君與

夫人不善是也

楚君與夫人信其父兄之譖不能是正其曲直

雍子奔晉

何晉人與之鄙

鄙晉邑名以與雍子鄙許六反

以為謀主彭城之役

十八年楚納宋五人魚石等於彭城楚伐宋圍彭城晉救宋

晉楚遇於靡角之谷

宋地名晉遇

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

雍子發命令於晉兵云

歸老幼

言軍中有老幼者遣之歸

反孤疾

孤疾者反之反亦歸也

二人役

人從

歸一人

止留

簡兵蒐乘

簡擇兵器蒐闕車乘乘去聲

役者

歸一人

止留

簡兵蒐乘

秣馬蓐食

餉馬而

師陳焚次

兵皆列陣而焚其次舍

明日將戰

與楚

行歸者而逸楚囚

晉人當歸者遣使行楚人囚者放之歸

楚兵宵潰

楚囚歸言其事

晉降彭城

襄公元年晉圍彭城彭城降降戶江反

而歸諸

宋

以魚石歸

晉以魚石等五大夫歸真諸瓠丘

楚失東夷

及陳見楚不能

子辛歿之

襄公五年楚人以陳叛故

則

雍子之為也

此雍子為晉謀以害楚也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

子靈申公巫臣

也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

而雍害其事

子反亦雍害巫臣

子靈奔

晉

晉人與之邢

邢晉邑名

以為謀主扞

禦北狄

巫臣為晉扞禦北方之狄

通吳於晉

成公七年巫臣請使

教

雍子用晉字楚二

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教之中國戰法使其子狐庸為吳

行人焉巫臣質其子狐庸於吳使為行人吳於是伐巢巢屬楚小國取駕駕楚

邑克棘棘亦楚邑入州來州來亦楚邑楚罷於奔命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龍

皮音至今為患吳至今為楚患則子靈之為也此巫臣為晉謀以害楚也若敖

之亂宣公四年越椒以若敖氏之族作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伯賁即越椒也前傳

作伯賁賁音芬晉人與之苗苗晉邑名以與賁皇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成

于鄢陵鄢音匿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道矣苗賁皇曰

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詳見成公十六年注若塞井夷竈

塞其井夷其竈欲其地之平也成陳以當之平其地而布陣以當楚之中軍欒范易行

以誘之欒書范燮中軍之將佐也易行謂簡易兵備誘

音杭下同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卻錡中行偃上軍之將佐卻至新軍佐也二穆謂子重子

辛皆出穆王時子重將左軍子辛將右軍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四面夾攻其中軍王族

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王夷謂呂錡師燔謂軍敗如火之滅也子反歿之子反自殺鄭叛吳與

上必邁反下如字燔子廉反子反歿之子反自殺鄭叛吳與

此賁皇為晉謀以害楚國也子木曰是皆然矣屈建言聲子聲子曰

今又有甚於此言又有甚於析公雍椒舉娶於申公子

年椒舉伍舉也子牟得疾而亡獲罪君大夫謂椒舉楚

苗賁皇用音言楚四

子重子牟之

襄年

復位舉爵秦亭子
之善後也

臣責云女實遣之謂汝使子牟懼而奔鄭伍舉畏引領伍舉云南望今則引領向曰庶幾赦余言楚國庶幾亦弗圖也而楚國殊今在晉矣今伍舉自晉人將與之縣將以縣不以為意今在晉矣彼若謀害楚國彼謂豈不為伍舉以比叔向以舉才能比叔向也音享子木懼恐伍舉言諸王以其事言益其於楚康王祿爵而復之增伍舉之爵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二十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一

襄公六年

乙卯二十七年衛甯喜專甯喜既納獻公患之獻公

孫免餘殺甯喜免餘衛大夫也尸諸朝陳尸於朝以暴

子鮮曰子鮮公之母弟逐我者出言孫林父逐君宜納

我者死甯喜納君有功賞罰無章賞罰不明何以沮勸何以

為惡而勉乃彼殺戮而君失其信失信謂食言而國無刑無刑謂不

父人為善不亦難乎其難以且鱒實使之且又是我使甯喜遂

出奔晉不義獻○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向戌宋左師與

甯悼子見殺

襄年